伊薩亞《俄漢詞典》中的兩種詞重音標記初探*

萩原 亮

提要 本文探討伊薩亞《俄漢詞典》中所見的兩種詞重音標記的功能與特徵。首先釐清俄語文獻如何使用重音標記，並確認以前的教會斯拉夫語宗教文獻以及近代俄語文獻中具有的書寫習慣。其次分析此書中的重音標記情況，闡明兩種標記均代表主要重音，並且解釋重音符的分佈傾向可能受到東斯拉夫語圈的書寫習慣之影響。

關鍵詞 清代北京話 詞重音 北京傳教團 俄文資料 伊薩亞 《俄漢詞典》

1．前言

本文以俄羅斯東正教會駐北京傳教團（Русская духовная миссия в Пекине,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Beijing）的傳教士伊薩亞（Исайя, 1833-1871）所編纂的《俄漢詞典》（1867）為對象，探討其漢語部分中的兩種詞重音標記的功能與特徵。本文通過分析此書中出現兩種標記的情況，試圖說明這兩種標記可能受到教會斯拉夫語或近代俄語宗教文獻所具有的記錄重音標記習慣之影響。

2．俄羅斯東正教會駐北京傳教團的概要

2.1 俄羅斯東正教會駐北京傳教團的歷史背景

首先，本節根據吉田 1974 與肖玉秋 2009 介紹一下與《俄漢詞典》相關的歷史背景。

俄羅斯東正教會駐北京傳教團（以下簡稱北京傳教團）是從 18 世紀到 20 世紀存在於中國北方的一個宗教組織，其主要目標是保持在北京的俄羅斯後裔的東正教信仰。在 17 世紀，清朝與俄羅斯帝國為爭奪黑龍江流域的土地展開戰爭。這場戰爭一般被稱為“雅克薩戰役”。在雅克薩戰役中，有許多俄國士兵被俘獲到北京。這些俄羅斯人越來越多，於是 1685 年清朝決定編成“俄羅斯佐領”，安置於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讓他們駐紮於北京城內東北角。一般將他們稱為“阿爾巴津人”。因為當時俄羅斯在黑龍江流域建立的據點叫“阿爾巴津（Албазин）”，故有此名稱。阿爾巴津人中的神父去世後，他們請求俄國政府派遣新的神父來中國。中俄雙方決定派遣傳教團，於是在 1715 年，第一屆北京傳教團到達北京。北京傳教團的原來目標並不是在中國傳播東正教，所以沒有受到嚴重迫害，可以長期居留北京。1858 年，中國簽訂天津條約之後，傳教團才開始前往北京以外地區傳教。

傳教士們的工作範圍極為廣泛。具有外交、商務與文化等多種功能。在大約二百年的歷史中，傳教團成員中湧現出很多漢學家。他們從事哲學、歷史學、地理學、文學、語言學等多方面的研究，可以認為傳教團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除了上述的前人研究以外，Widmer1976、柳若梅 2010、畔柳 2021 等來自歷史學角度的研究較爲豐富。

* 本文的主要內容曾於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 31 屆年會（2025 年 7 月 3 日，義大利威尼斯大學）與中國近世語學會 2025 年度研究集會（2025 年 12 月 13 日，日本關西大學）上宣讀，得到了與會專家的寶貴建議，謹此致謝。本文是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科學研究項目“ロシア正教会北京伝道団の資料を用いた清代北京語の研究（24KJ0193）”的成果之一。

2.2 北京傳教團與漢語研究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傳教士對當時漢語所做的記錄非常詳細。在漢語研究史中，第一次關注到這些資料的學者是橋本萬太郎先生（1932-1987）。橋本萬太郎 1958 回顧了俄羅斯帝國時代俄羅斯人所做的中國研究，並綜述了北京傳教團的漢語研究及其重要資料。該研究中介紹了乙阿欽特，又叫比丘林（Иакинф, 俗名 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1777-1853）著的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漢文啓蒙》，1835 年）、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 俗名 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в, 1817-1878）與波波夫（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 1842-1913）著的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漢俄合璧韻編》，1888 年）、還有本文討論的《俄漢詞典》等文獻並進行簡單的解說。這篇論文至今依然是最好的針對俄文資料的入門性論文。但橋本先生逝世之後，由於理解俄語上的困難，依據那些資料的研究相當少。

3. 伊薩亞與《俄漢詞典》

3.1 基本信息

關於傳教士伊薩亞的生平，Ховлов2016 整理了他的生涯與學術活動。伊薩亞的俗名是 Ив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Поликин, 1833 年出生於俄羅斯阿爾漢格爾斯克（Архангельск），他從圣彼得堡神学校畢業後，參加了第 14 届（1858-1864）與第 15 届（1865-1879）的傳教團，在北京度過了十四年的歲月。在第 15 届的任期之內，1871 年在北京离世。他的漢語能力超乎常人，尤其是他對北京話的觀察值得我們關注。除了本文討論的《俄漢詞典》外，伊薩亞還撰寫了 *Кратk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簡明漢語語法》第三版，1906），為一部北京話的語法書。[1]

《俄漢詞典》全名是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ій Словарь,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 /Пекинского наречія/*（意思是北京方言的口語的俄漢詞典）。此書在 1867 年出版之後，在 1869-1870 年出版了增訂版。初版的大小為 13.7×13.7 釐米，線裝兩冊，全 338 頁（268 頁+補遺 70 頁）。版心上有頁數記載，紙面的右上角有西洋式的頁數記載。增訂版的大小為 13.2×13.5 釐米，卷首有較長的序文，俄文名“Введение въ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ій Словарь”，即俄漢詞典的序文[2]，其內容基本上與《簡明漢語語法》一致，其他部分與初版相同。初版收藏於東京東洋文庫、俄羅斯國家公共歷史圖書館等，增訂版收藏於東洋文庫。每半頁最大十五行，每一行都由俄語詞彙、北京話詞彙、用西里爾字對漢字進行的標音構成。此標音系統上沒有表示聲調，但其最大特點為標記了詞重音，如下所示：

(1) Августъ	八月	Па́ юэ (Pa i͡uė)[3]	（一 a/1）[4]
(2) Астрология	飛星法	Фэй синъ фа̀ (Fėĭ sin″ fa)	（三 b/6）

在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重音標記在“八（Па́）”與“法（фа̀）”上。

3.2 圍繞重音標記的問題

關於這些重音標記，此書中沒有伊薩亞所做的解釋。但可分為兩種：第一種為 á，即銳音符（acute accent），第二種為 à，即重音符（grave accent）。我們開始研究此書如何反應北京話的重音系統之前，需要理解這兩種標記所表示的意義。

---

[1] 該書是伊薩亞離世之後由北京傳教團出版的。關於該書的內容，詳參萩原亮（2022）。
[2] 關於此序文與《簡明漢語語法》的關係，詳參萩原亮（2025）。
[3] 本文據美國圖書館協會與國會圖書館的規則（ALA-LC 方式）來轉寫對漢字的西里爾字標音。在羅馬字轉寫中省略重音標記。
[4] 闊號內表示頁數、表裏、西洋式頁數。

在前人研究中，橋本 1958 未提及兩種標記的區別，只是指出有“詞重音”的標記。Endo2001:132 指出，銳音符表示主要重音(primary stress)，重音符表示次要重音（secondary stress）。該研究提到的例子如下：

(3) Багроветь отъ гнева　氣的臉紫 Ци́ да лянь цзы̀ (T͡Si da li͡an′ t͡szy)（四 b/8）

該研究認為，“氣 Ци́” 帶有主要重音，而“紫 цзы̀” 帶有次要重音。但本文的看法有所不同。本文首先從俄語史的角度來說明這些標記的意義，然後整理兩種重音標記的出現情況，尤其在調查出現重音符的位置之後，試圖探討其功能與特徵。

4. 伊薩亞《俄漢詞典》的重音標記

4.1 俄語文獻中的重音標記

眾所周知，俄語為具有重音的語言。但現代俄語的正字法基本上不用重音標記，僅在為外國人編纂的詞典、教學文獻等中以某些標記來表示詞重音。例如，在日本出版的一部俄日詞典《研究社露和辭典》（1988: VII）中採用銳音符與重音符。前者表示主要重音，後者表示次要重音。而在中國出版的俄漢詞典《俄漢大詞典》（1960）中只採用銳音符表示主要重音。

但在近代斯拉夫語圈的書面語——教會斯拉夫語（Church Slavonic），尤其是俄羅斯教會斯拉夫語（Russian Church Slavonic）中具有另一種記錄重音標記的習慣。[5]丸山 2020: 3 指出，在反映該語言特徵的文獻資料中，可見七種代表重音的標記，其中包括銳音符與重音符。丸山 2020: 8-16 還說明，當時南斯拉夫語圈對東斯拉夫語圈的文化影響極大，特別是在書寫文化方面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學界通常將此現象稱為“第二次南斯拉夫的影響（the Second South Slavic Influence）”。就重音標記而言，學界一般認為，通過南斯拉夫文獻的傳播，作為希臘語文獻特徵之一的重音標記逐漸被引入至東斯拉夫地區。在此背景下，俄羅斯教會斯拉夫語與後來的俄語中也形成了具有重音標記的習慣。就具體資料而言，青山 2018: 92 指出，17 世紀的資料 *Житие протопопа Аввакума*（即《阿瓦庫姆自傳》）中的重音符出現於最後開音節的元音上，而銳音符出現於其他音節的元音上。[6]此種習慣在宗教文獻中尤為明顯，並繼承到了後來的近代俄語正字法之中。

此外，在語法書中也可見到相同的記載。Groening1750 是一部關於 18 世紀俄語的語法書，其中說明了當時重音標記的用法：

> 依據慣例，銳音符加在除最後音節之外的所有長音節上，而重音符則僅在最後音節是長音節時才出現在該音節上。也就是說，俄語的短音節沒有任何重音。
>
> 例如，第一音節是長音節的 сво́йство（性質）上有銳音符。而最後音節最長的свойство̀（親緣關係）上有重音符。由此可見，這些詞語之間存在差異(pp. 52-53)。[7]

依據 Groening1750 的說明，兩種標記均代表俄語的詞重音（俄語的 ударение, 等於 stress

[5] 在斯拉夫語圈，最早的書面語為古代教會斯拉夫語（Old Church Slavonic）。據 Fortson2004: 10，古代教會斯拉夫語屬於南斯拉夫語群。古代教會斯拉夫語在傳播至斯拉夫語圈各地之後，吸收並融合了各地語言的差異，遂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徵的教會斯拉夫語。詳參 Mareš1991（神山 1996 譯）、佐藤 2012 等俄語史的研究著作。

[6] 阿瓦庫姆（Аввакум Петров, 1620-1682）是俄羅斯東正教的一位首席司祭。據青山 2018: 85，《阿瓦庫姆自傳》現存兩部手稿，其一成書於 1673 年，其二成書於 1674 至 1675 年間。

[7] 本文參考芬蘭國立圖書館藏本。Groening1750 的原文由瑞典文撰寫。本文的中文翻譯是依據山口嚴 1991 的日文翻譯，由筆者所做。

accent），此差異僅為位置的差異而已。可見在當時的俄語正字法中仍然保持著這種語言習慣。但丸山 2020: 1 還指出，18 世紀以後，隨著在俄羅斯推行文字改革，這類記錄詞重音的習慣逐步消失了。

4.2 俄語部分的情況

以下將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考察俄語部分的情況。《俄漢詞典》的俄語部分上也有一些重音標記，主要是為了區別同形詞而使用。雖然其數量甚少，但我們可以從中觀察到很明顯的規則：

表 1 《俄漢詞典》中俄語部分的重音標記之例

俄語詞彙	北京話詞彙	西里爾字標音	出現部分
Ба́ловать	溺愛	Ни́ ай (Ni aĭ)	五 a/9
Балова̀ть	玩耍	Ва́нь шуа (Van′ shua)	五 a/9
Замо̀къ	鎖頭	Со́ тоу (So tou)	六十 b/120
Замокъ	山寨	Шанъ чжа̀й (Shan′′ chzhaĭ)	六十 b/120
Зуди́тся	癢痒	Я́нъ янъ (I͡An′′ i͡an′′)	六十七 a/133
Мука̀	麪	Мянь (Mi͡an′)	一百一十一 b/222
Му́ка	苦難	Ку́ нань (Ku nan′)	一百一十一 b/222
Уха̀	魚湯	Юй та̀нъ (I͡Uĭ tan′′)	二百四十六 a/491

依據這些例子可見，重音符在最後音節上（Балова̀ть, Замо̀къ, Мука̀, Уха̀），而銳音符在第一音節、第二音節等其他音節上（Ба́ловать, Зуди́тся, Му́ка）。[8]表示“山寨”的“Замокъ”上沒有標記，但與 Замо̀къ 相比，可以理解為第一音節上有重音。可以認為，俄語部分的重音標記並不違反上述使用習慣，同時，可以推測俄語部分上的兩種標記均表示詞重音，區別只是位置的差異而已。

另一方面，漢語部分的情況如何？如果說兩種標記在俄語部分均代表詞重音，而在漢語部分分別代表主要重音與次要重音，這種解釋似乎不太自然。下面我們討論漢語部分的詳細情況。

4.3 漢語部分的情況

漢語部分的語法單位並不固定。詞、詞組、句子均混在一起。但在標記的用法上沒有差異。在此，重音標記有以下三種形式：

[8] 據佐藤 2012: 124 所述，古俄語中的弱化元音字 ъ 與 ь 因自 12 世紀以後弱化元音的消失而發生變化，或與其他元音交替，或自拼寫中脫落，因而逐漸喪失其音值。

(4) Грецкий орѣхъ	核桃	Хэ́ тао (Khė tao)	（三十八 b/78）
(5) Другъ	朋友	Пэнъ ю̀ (Pėn″ i͡u)	（四十九 b/98）
(6) Береста	樺皮	Хуа́ пѝ (Khua pi)	（八 b/16）
(7) Охота	打圍	Да вэ́й (Da vėĭ)	（一百五十二 a/303）
(8) Охотиться	打圍	Да вэ̀й (Da vėĭ)	（一百五十二 a/303）

(4)為只有銳音符的形式，(5)為只有重音符的形式，(6)為有銳音符與重音符的形式。理所當然，標記應出現於元音之上，在此書中，符合代表漢語元音的字母包括 а、и、е、ё、о、у、ы、ѣ、э、ю、я。俄語的字母 е、ё、ѣ、ю、я 表示硬顎近音 j 與元音的結合。[9]但在對漢字進行的西里爾字標音中，我們可以認為該字母表示 iə、io、iu、ia 等包涵介音 i 的韻母。另外，(7)的俄語詞彙為名詞的 Охота，(8)的俄語詞彙為動詞的 Охотиться。對應的北京話均為“打圍”，但在(7)中可看到銳音符，在(8)中可看到重音符。雖然這種形式並不多見，但也說明同一詞彙可能帶有不同的重音標記。

另外，單音節詞上也有重音標記：

(9) Воровать	偷	Тóу (Tou)	（二十五 a/49）
(10) Кровать	牀	Чуа̀нъ (Chuan″)	（九十 a/179）
(11) Кровь	血	Сюѐ (Si͡ue)	（九十 b/180）

在只有主要元音的單音節詞中，帶-i 韻尾的單音節詞上沒有標記：

(12) Возить	拉	Ла (La)	（二十三 b/46）
(13) Очень	狠	Хэнь (Khėn′)	（一百五十二 b/304）
(14) Море	海	Хай (Khaĭ)	（一百九 b/218）

很明顯，只有主要元音的單音節詞上不需要表示重音。此外，帶-i 韻尾的音節與俄語的正字法有關。在此書裡，漢語的-i 韻尾以字母 й 代表。但依據俄語的正字法，此字母表示硬顎近音。輔音字母上不能寫重音標記，所以可以理解為主要元音帶有重音。以下除去上述沒有重音標記的例子，主要針對各個標記進行討論。

4.3.1 銳音符的問題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漢語部分的銳音符代表哪一種重音。在此書中，可以觀察到數以千計的銳音符之例，其數量遠多於重音符之例。其中包含了許多單音節詞，如下所示：

(15) Агнецъ	羔	Га́о (Gao)	（一 a/1）
(16) Весь	全	Чюа́нь (Chi͡uan′)	（十九 a/37）
(17) Идти	走	Цзо́у (TS̑zou)	（六十八 a/135）

單音節詞只能帶有主要重音，無法帶有次要重音。所以，可以推測銳音符表示主要重音。在這一點上，本文與前人研究以及俄語文獻的重音標記習慣並無矛盾。

[9] е 與 ѣ 均表示/je/、ё 表示/jo/、ю 表示/ju/、я 表示/ja/。在當時俄語中 е 與 ѣ 沒有音值的差異，只是標記的差異而已。佐藤 2012: 124 指出，在 13 世紀末 е 與 ѣ 的差異已消失了。

但鋭音符的位置較為複雜。在所有的位置均有出現，似乎沒有限制：

表 2 《俄漢詞典》中漢語部分的鋭音符之例

俄語詞彙	北京話詞彙	西里爾字標音	出現部分
Булочникъ	餺餺匠	Бо бо цзя́нъ (Bo Bo t͡sz͡ian′′)	十四 b/28
Вскрывать	打開	Да́ кай (Da kaĭ)	二十八 a/55
Колокольня	鐘樓	Чжунъ ло́у (Chzhun′ lou)	八十三 a/165
Наставленіе	教訓	Цзя́о сюнь (T͡Sz͡iao si͡un′)	一百二十一 b/242
Падчерица	隔山女	Гэ ша́нь нюй (Gė shan′ ni͡uĭ)	一百五十三 b/306
Перекладина чрезъ ручей	獨木橋	Ду́ му цяо (Du mu t͡si͡ao)	一百五十七 a/313
Строить	蓋造	Гай цза́о (Gaĭ t͡szao)	二百二十六 b/452

如表 2 所示，在兩音節形式的第一音節上（打開 Да́ кай, 教訓 Цзя́о сюнь），第二音節上（鐘樓 Чжунъ ло́у, 蓋造 Гай цза́о）均可以出現。三音節形式的情況也同樣，三個音節上均可以出現（獨木橋 Ду́ му цяо, 隔山女 Гэ ша́нь нюй, 餺餺匠 Бо бо цзя́нъ）。這些帶有鋭音符的形式不勝枚舉，所出現的位置也很難歸納。可以看出，無論音節數量多少，出現於最後音節的例子較為罕見，但遺憾的是，本文暫且無法對鋭音符的位置問題給出答案。

4.3.2 重音符的問題

與鋭音符相同，我們需要先闡明重音符代表哪一種重音。如上所述，鋭音符的例子中有許多單音節詞，而在重音符的例子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單音節詞。

表 3 《俄漢詞典》中漢語部分的重音符之例(1)

俄語詞彙	北京話詞彙	西里爾字標音	出現部分
Бедра	跨	Куа̀ (Kua)	六 b/12
Когти	爪	Чжа̀о (Chzhao)	八十七 b/174
Мѣнять	換	Хуа̀нь (Khuan′)	一百一十三 b/226
Повреждать	壞	Хуа̀й (Khuaĭ)	一百六十五 b/330
Снѣгъ	雪	Сюѐ (Si͡ue)	二百一十八 b/436

這些例子中只有重音符，沒有銳音符。如果說重音符代表次要重音，則無法找到在這些例子中的主要重音。若說與上述銳音符的功能相同，這些單音節的主要元音帶有重音，這些例子就不會顯得不自然。因此，筆者認為重音符並不代表次要重音，而代表主要重音，所以說無論在俄語部分，還是在漢語部分，兩種標記均代表主要重音。

其次，我們探討重音符的位置問題。與銳音符相比，重音符的位置擁有較為明顯的分佈傾向：

表 4 《俄漢詞典》中漢語部分的重音符之例(2)

俄語詞彙	北京話詞彙	西里爾字標音	出現部分
Алтаръ	聖臺	Шэнъ та̀й (Shèn′′ taĭ)	二 a/3
Вѣки	眼皮	Янь пѝ (Ī͡An′ pi)	三十二 b/64
Заржавѣть	長銹	Чжанъ сю̀ (Chzhan′′ si͡u)	六十二 b/124
Изнѣженный	身子弱	Шень цза жо̀ (Shen′ t͡sza zho)	六十九 b/138
Кофейникъ	澗費壺[10]	Ко фе хў (Ko fe khu)	八十七 b/174
Побѣждать	得勝	Дэ шѐнъ (Dė shen′′)	一百六十五 a/329
Переулокъ	衚衕兒	Ху тў̀нръ (Khu tunr′′)	一百六十 a/319
Умываться	洗臉	Си ля̀нь (Si li͡an′)	二百四十三 a/485

無論音節數或語法上的結構，重音符都傾向於出現於最後元音上。只有重音符的形式共有 1908 例，其中，在最後元音上的例子有 1633 例。[11]此類型占整體的 86%。帶有重音符的各元音字母情況如下表所示：

表 5 《俄漢詞典》中按元音字母分類的重音符情況

元音字母	在最後元音上	在其他元音上	其他[12]	總計
à	446 例（88%）	40 例（8%）	18 例（4%）	504 例
è	49 例（89%）	4 例（7%）	2 例（4%）	55 例
ѐ	10 例（91%）	0 例（0%）	1 例（9%）	11 例
ѝ	284 例（80%）	36 例（10%）	35 例（10%）	355 例

[10] “澗費”為 coffee 的音譯詞。據筆者所知，目前尚未發現有其他文獻記載此形式的表示 coffee 之音譯詞。

[11] 不含補遺的部分。

[12] 此項目主要包含重音符與銳音符共同出現的類型、兩種標記出現三次以上的類型等。

о̀	110 例（82%）	14 例（11%）	9 例（7%）	133 例
у̀	252 例（89%）	24 例（8%）	8 例（3%）	284 例
ы̀	59 例（88%）	3 例（4%）	5 例（7%）	67 例
ѣ̀	25 例（83%）	3 例（10%）	2 例（7%）	30 例
э̀	112 例（85%）	13 例（10%）	6 例（5%）	131 例
ю̀	79 例（87%）	7 例（8%）	5 例（5%）	91 例
я̀	209 例（84%）	29 例（12%）	9 例（4%）	247 例

在所有的元音字母中，重音符出現於最後一個元音上的類型超過 80%以上。此事實與東斯拉夫語圈文獻具有的習慣中顯示出的情況很類似，互不矛盾。《俄漢詞典》的作者伊薩亞是一位傳教士，所以應該熟悉東斯拉夫語圈的宗教文獻。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伊薩亞沿襲了那些文獻中的習慣來在漢語部分加入重音符。因此，重音符的主要功能為標記主要重音，而其位置特徵為出現於該形式的最後一個元音上。據此看法，Endo2001: 132 所舉的例子“氣的臉紫 Ци́ да лянь цзы̀”可以解釋為“氣”與“紫”均有相同的重音。此書中可以找到其他類似的例子：

表 6 《俄漢詞典》中銳音符與重音符共同出現的類型之情況

俄語詞彙	北京話詞彙	西里爾字標音	出現部分
Іеромонахъ	修士司祭	Сю́ ши сы цзѝ (Si͡u shi sy t͡szi)	七十二 b/144 6
Отговорка	遮餚的話	Чжэ́ ши ды хуа̀ (Chzhė shi dy khua)	一百四十八 b/29
Плевать	吐吐沫	Ту́ ту мо̀ (Tu tu mo)	一百六十三 b /326
Раззорившийся	家產盡絶	Цзя́ чань цзинь цзѐ (T͡Szi͡a chan′ t͡szin′ t͡szë)	一百九十八 b/396
Сентябрь	九月	Цзю́ юѐ (T͡Szi͡u i͡ue)	二百一十二 b/424
Хохотать	哈哈大笑	Ха́ ха да ся̀о (Kha kha da si͡ao)	二百五十一 a/501

在此類型中，三音節以上的形式較多。確實，這些例子似乎顯示了次要重音的存在，但如上所示，從重音符的位置來看的話，伊薩亞應該僅考慮了主要重音。

另外，根據重音符的位置特徵，可以理解為何重音符會出現於其他音節上。以元音字母 а̀ 為例，在其他音節上出現的 40 例中，至少有 24 例包含“的”、“子”、“了”等輕聲字，而且重音符出現於除那些輕聲字以外的最後一個元音上。重音符與輕聲字的關係如下表所示：

表 7 《俄漢詞典》中按元音字母分類的重音符出現於其他音節上之情況

元音字母	在輕聲字之前	用例	不在輕聲字之前	總計

а̀	24 例（60%）	往那裡 Ван на̀ ли (Van na li) （二百三十八 b/476）	16 例（40%）	40 例
è	2 例（50%）	口沉了 Коу чѐнь лё (Kou chen′ lë) （一百五十九 b/318）	2 例（50%）	4 例
ё̀	0 例	無	0 例	0 例
ѝ	23 例（64%）	打更的 Да цзѝнъ да (Da t͡szin′′ da) （一百三十二 a/263）	13 例（36%）	36 例
о̀	7 例（50%）	往左邊 Ванъ цзо̀ бянь (Van′′ t͡szo bi͡an′) （二十一 b/42）	7 例（50%）	14 例
у̀	17 例（71%）	跑猪子 Пао чжу̀ цза (Pao chzhu t͡sza) （一百七十六 a/351）	7 例（29%）	24 例
ы̀	0 例	無	3 例（100%）	3 例
ѣ̀	0 例	無	3 例（100%）	3 例
э̀	9 例（69%）	忘恩的 Ванъ э̀нь ды (Van′′ ėn′ dy) （一百二十三 b/246）	4 例（31%）	13 例
ю̀	6 例（86%）	喝了酒了 Хэ лё цзю̀ лё (Khė lë t͡szi͡u lë) （一百一十六 a/231）	1 例（14%）	7 例
я̀	15 例（52%）	柳條子 Лю тя̀о цзы (Li͡u ti͡ao t͡szy) （二百三十二 a/463）	14 例（48%）	29 例

當然，此書中沒有聲調標記，各個詞具有的聲調只能靠推測。上表中所言的“輕聲詞”包含“的”、“邊”、“裡”、“裏”、“頭”、“子”、“了”、“着”。若假定伊薩亞知道輕聲字不能帶有重音，並將輕聲字之前的音節視為在該形式中能帶有重音的最後音節，上表的情況就可以理解了。但也有不少輕聲字之前的音節帶有銳音符的例子，要釐清銳音符的位置規律極為困難，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

5. 結語

本文討論了伊薩亞《俄漢詞典》中所見的兩種詞重音標記。綜上所述，在此書漢語部

分中的銳音符代表主要重音，但其位置特徵似乎無規律，而重音符也代表主要重音，並傾向於出現在最後能帶有重音的元音上。重音符的功能與這一特徵反映出東斯拉夫語圈的書寫文化之影響。伊薩亞是一位以俄語為母語的傳教士，所以此書中的兩種標記實為俄羅斯傳教士特有的巧妙構思所產生的成果。

今後，我們應該利用此書來闡明清代北京話的重音系統。若據伊薩亞的看法來構擬雙音節詞的重音系統，可描寫為如下三種：

①. 重-非重[13]
②. 非重-重
③. 重-重

關於此系統是否合理，我們今後還需要參考各種重音研究，例如徐世榮 1956、平山 1961、Chao1968 等較為早期的研究，以及馮勝利 1997、Duanmu2007 等理論性的研究等來加以研究。毫無疑問的是，無論如何此書具有極高的價值。通過此書我們可以觀察到清代北京話的另一面。

〈参考文献〉

馮勝利 1997.《漢語的韻律、詞法與句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柳若梅 2010.〈俄國漢學史上第一部漢語語法書《漢文啓蒙》〉《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pp. 138-147.
劉澤榮主編 1960.《俄漢大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肖玉秋 2009.《俄國傳教團與清代中俄文化交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徐世榮 1956.〈雙音綴詞的重音規律〉,《中國語文》第 2 期，pp.35-37.

青山忠申 2018.〈《アヴァクム自伝》自筆稿のアクセントに見られる規範と逸脱〉,《ロシア語ロシア文學研究》50, pp. 85-102.
畔柳千明 2021.〈ロシア在北京宗教使節団におけるキリスト教伝道の変容 アルバジン學校小史（1822～1863）〉,《ロシア史研究》106, pp. 65-88.
佐藤純一 2012.《ロシア語史入門》，東京：大學書林.
東郷正延・染谷茂・磯谷孝・石山正三編 1988.《研究社露和辭典》，東京：研究社.
萩原亮 2022.〈イサーイヤ著《簡明中國語文法》の言語について〉,《中國語學》269，pp. 111-130.
萩原亮 2025.〈イサーイヤ著『簡明中國語文法』と『露中詞典』増訂版序の関係について〉,《中央大学人文研紀要》111, pp. 335-358.
橋本萬太郎 1958.〈ロシアの中國語研究〉,《中國語學事典》，東京：江南書院，pp.328-336.
平山久雄 1961.〈北京・呉祖方言におけるアクセント素について（上）〉,《中国語学》110：7-15.
丸山由紀子 2020.〈14 世紀末－15 世紀モスクワ・ルーシにおける第二次南スラヴの影響－ロシアにおける 18 世紀以降の文字改革に関連して－〉,《日本 18 世紀ロシア研究會年報》17, pp.1-18.
山口巌 1991.《ロシア中世文法史》，東京：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吉田金一 1974.《近代露清関係史》，東京：近藤出版社.

[13] 此類型包含“重-輕聲”的形式。

Chao, Yua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anmu, San. 2007. *Phonology of Standard Chines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ndo, Mitsuaki. 2001. A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Stress Accen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 17 Tone， Stress and Rhythm in Spoken Chinese*， pp.192-208.

Fortson IV, Benjamin. 2004. *Indo-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Groening, Michael. 1750. *Россі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Thet är Grammatica Russica, eller Grundelig Handledning til Ryska Språket; Jemte Et tilräckeligit Vocabularium, Ryskaoch Swenska Samtal, samt efter ryska Språkets egenskap inrättade små Historier till öfning i Läsande*. Stockholm: Kongl. Tryckeriet, Hos Directeur Pet. Momma.

Mareš, František Václav. 1991. Vom Urslavishchen zum Kirchenslavischen. Peter Rehden (ed.) *Einführung in die slavischen Sprachen*. Darmstadt: Wissenschafttliche Buchgesellschaft；神山孝夫譯 1996.〈スラブ祖語から教会スラブ語へ：スラブ文語前史概說〉,《大阪外國語大學論集》15，pp. 109-140.

Widmer, Eric. 1976.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Хох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2016. Исайя Поликин: миссионер, переводчик, филолог. *Восточный архив* №1(33), pp. 29-40.